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何霈霖

吳都文粹續集卷九

明 錢穀 撰

公廨 倉場

恭儉齋說

徐有貞

吳邑丞金華鮑君宗誠嘗以恭儉二字揭之官舍之楣使來請言以敷其義余為之嘆曰鮑君其知所以修身之道哉人之過恒生于惰慢而患恒生于侈肆過與患并而欲身之善且無危不可得矣君子知其然故修之

以恭儉恭以持己儉以制用古之道也王者以恭儉治天下諸侯以恭儉治其國卿大夫以恭儉治其家士庶人以恭儉治其身然恭儉之為恭儉也其行之要必有禮義焉恭中乎禮儉合乎義此恭儉之善者也恭而不中乎禮則勞矣儉而不合乎義則固矣孔子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也君在而踧踖如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與下大夫言而侃侃鄉黨而恂恂燕居而申申天天此恭之中禮者也顔路請車為子淵之椁而弗

與遇舊館人之喪則脫驂以賻之冉求請粟饋子華之母而弗從于原思之貧則與之粟九百此儉之合義者也故凡聖賢之言恭儉必以禮義為之主焉不然共工之象恭公孫弘之詐儉何以别乎此君子之所當辨者也余又聞先聖之傳易有曰致恭以存其位是守位莫若恭也而近世名卿亦曰惟儉可以助廉是養廉莫若儉也夫養廉守位君子有官之大節而泰侈者之藥石也予故重為鮑君言之鮑君生長文獻之邦孰聞儒紳

之論而又嘗遊于京師從事名公鉅卿之間其所知見廣矣于是勉焉以禮義自修而致其恭儉之行則聖賢可學而登爵與位可得而守也況于佐邑乎邑令葉君玄圭余之斯文交蓋博雅君子而以廉名也鮑君于其政務之間從而質之其尚有所益哉

泰民堂記　　陸德輿

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壁記語扁以泰民既屬予書且諗以記予懼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切

予不可得而遴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欣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恱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賛化之主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于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于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盍即泰之卦觀泰之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

也不遐遺無忽于小朋亡無韋于私交泰之兆寔繫于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矣然則令之于民庸可忽乎必也居之以寛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頑之忿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爾思毋側爾蹈當若姑臧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薫為嘉祥以蟠以際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為酷為豺為暴為鷙如彼義縱直法行治愁歎不

聞疾疢不顰有若惠南罔念恤人利障不屏欲源不澄有若陳倉率歛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闕怨之所鍾形為咎徵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参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夙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户庭無滯訟田野無寃聲始至撤犴狴新之將去以空囹圄盖

數十年來未有如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觀君名堂可以知君之用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于淳祐庚戌八月落成于十月爲楹若干爲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潗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温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泰民堂在縣圃淳祐十年龔潗建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方杼

國家建官倣唐舊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員所以重其任貳其長也邑于民為最近丞于邑無所不當理漢後元之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為縣創于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為長洲軍至大歷五年而復舊國朝中興吴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號難治為丞者非材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著稱焉浚儀趙君帝室之胄沈酣經學挾其所有取甲科佐江陰幕淳熙改元轉而丞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溼興利除害邑人宜之

君莅民葉再黄矣政成而民有餘力年豐而物不疵癘視事之所棟宇欹撓榱桷朽蠹上漏下溼殆弗可居于是發私財以佐其用度故地以全其基役以檗至工以巧獻無損于公無憂于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爲三十餘間墍塗整密瓴甓淨滑高其閈閎固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焉工既告成邑士顧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杍居是邦見聞君之政稔矣今之人視官舍猶逆旅顧弗毀而加葺已無幾積在官餘祿爲居閑之助亦

理然也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比貪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剏一亭猶侈其事以詒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舉匪爲遊玩之所加于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設施于一邑特其小小者爾推而上之庸可既哉姑書以爲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栰記

丞廳在縣治西淳熙初重建

主簿題名記　　周南

天下雄鎮校一歲征賦之夥若姑蘇者不一二而吏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為鈔萃於邑者六七萬簿應時摭案小吏執牘曰此為甲此為乙稽其籍米鈞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箠不停夫日晏腕欲脫已離立欠伸索慰去簿閒有志頃不離局不追逐人事不數數上官籤調而後能專或其人以曠達自解或憒憒

弗強或情隔勢阻而所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予耳目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于予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于簿而憚為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事易逾耶然尉不才盜不發明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剥矣然何必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十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文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

年部使者得稟人刻弗深攷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為七十萬緡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于天下會簡惠自湖移蘇守難之且辭其所以然部使者屈始以圖誌之舊為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量之為便而不見增賦之為永患者寔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為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謫矣予少時長老猶能道簡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大猷世其

科而來仕姑因其請旣為之識其官之當勉者且弁著其先世之遺恩以永邦人之思焉記始于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周南記

主薄廳密邇縣西紹興十七年尹機重建

重建長洲薄廳記

黄士特

長洲主薄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所建也經始茍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葢障穿缺支柱攲危潦雨至上漏下溼坐榻一日數易夜聞聲

耆然則懼其覆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浣予承乏庀職既弛瞻顧鬱悒則有意圖新焉然薄職畢力凉毫髪公費皆仰給于縣曩時長官或秦越相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月則弃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以圖來諗竹瓦木石計會纖悉略已素定越一年乃以請于令大夫黄公宜公治縣有聲而友僚佐如兄弟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于是孜日鳩工昉于季秋之戊申迄于

仲冬之巳丑貿材于市募傭于肆民不與知而工以辦告麇縣帑之緡四百五十有八槀斛二十有四余亦捐俸百千以佐用前門一間廊屋八楹廳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之後為丈室安明窓四面時暄凉啟門甓以禦溼于娛親為宜繚以垣墻髙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敗屋數間撤舊取新為圊湢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不庳于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無忘營𠞊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因敝

塞墐亦可為數十年之利然非予所料也書生每事欲為無窮之思正與北山愚公可同一笑姑識予意于石時六年庚申三月初吉長樂黃士特記山陰孫應時書

長洲丞題名記 滕宬

自秦孝公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至今襲之凡丞以承其長為職不以一職稱令能且專則丞無職丞能職或過于令令職號最繁不越其邑丞或為郡守部使者所才則牒紛至雖其郡事與旁邑與旁郡之邑事皆

或與聞之至往來無常處令丞之職顧不繫于令哉屬籍趙仲權為吾鄉之長洲丞長洲與吴分治郡下俱劇邑多督領郡之雜務而邑諸鄉訟理逋租歲且盡轇轕至塞庭廡則與令分丞之職雖繁精力常有餘謂吴有丞廳壁記長洲不可獨缺乃攷居前者得二十四人記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月餘矣今又攝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弗辭遇事輒辦治弗為疾聲厲色拒人人亦莫敢浼以私者夫介不遠物潔不亢己勤不苛撓敏不

遺忽吏能盡此矣仲權有焉可記也仲權名彦縚今為從事郎在任政績居官以文行廉吏薦者五人考滿當擢京秩仲權之嚴君右司公以清節稱宬幸一識氣骨勁直目光瞭然仲權蓋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宬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史顯卿

古者壁記非特志爵秩到罷歲月而已唐元次山作道州刺史廳記彰善指惡寓鑒戒隱然有春秋褒貶法當

時貪黷苛刻者挂名其下寧不媿死乎縣視郡不侔也然生植齒類欲其能撫摩休養則同長洲縣題名始立于天禧王公嘉言續于紹興石公珵今續記涉歷兩政不暇識顯卿不敢廢也命石刻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其無忘次山之訓云紹定改元二月上澣承議郎知縣事史顯卿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謝鳯

長洲以縣名自唐萬歲通天中有縣以來不知令凡幾

畨政凡幾新矣皇朝天禧間廷評王公嘉言涖政于兹始揭題名石于廳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隳壊自是軍興草創更數十政不暇議迨儀真石公領邑事之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舊事乃訪録遺文得斷石于瓦礫間彷彿可續其存者熈寧四年五月以前而已如其文刋之于石改寘于堂之左又搜次補綴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名者二十有五人其到罷歲月槩不可得而詳别刻石以刋于後俾來者續

而書之尚永永無替紹興九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周復

尉與丞簿咸賛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入境戶不扃夜惟尉能爾也長洲縣北邑江湖所瀦盜鼓枻出沒尉曠弗治則人靡寧居擬注者必銓擇乃授顧不重歟大梁趙公汝滂奮跡儒紳志趣高潔乃不卑是而辱臨之威望悚聞境內以肅吏事明敏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其到罷陞遷則繫之于下

將鑱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攷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予幸得與名其間且屬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古咸有勸戒之意存此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為之而未能邪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媿姑掇大槩以成公志云慶元丙辰季夏庚申承直郎差充高郵軍軍學教授周復序

長洲尉廳記　　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惟茂苑寔治郡之東北隅自

齋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杯是為尉治廳宇隘陋葢建炎兵火間所作舉簷與桷則偏墜如張弓他木類是南榮下垂過者率傴僂否則觸首是懼歴五十餘年更二十餘政弗改作也予始至官欲撤而新之慮其勞民以自奉乃弗果令計两月即滿去顧不可以累後官則請邑長白事陽羨邵君軾訢然領會乃剟錢五萬粟數斛相是役又征地租於富民趙昇得錢六萬予蒞官三年凡六修小長橋有餘材輒儲以俟用異時鬻私

販者沒官船物得錢則鼎分之一以給捕者一以充公
費通計三歲所入凡十萬有奇予乗敝壞之後鉦鼓旗
幟弧弓戈鋋之屬悉亡焉三年之間儲繕畧備而此錢
所餘什之一乃諏剛辰乃撤敗屋乃增故基木石竹葦
磚甓丹雘所需百物悉捺幣以貿其徒蒸蒸相率趨事
甫帀旬廳事告具前軒後廡不華不儉又以退材益以
新木作新奇軒屋合六間修東西兩廡合十間又兩旬
告成自經始以至訖事凡役二徒合九百七十二人計

口給衆課工酬直又時酌醪醴以勞苦之人不告罷事用告成有賀厦者曰惟尉于民是親向也廷宇弗治階等無辨于焉臨民奚以起敬一旦輪奐若斯望者肅然吾不惟矜子之勞且以尚子之能請為予記予曰凡物之興廢有時時之當興雖庸人亦能集事吾適與時會耳敢誇于前人哉奚其記如曰更造孔難宜以告來者俾加葺焉庶勿壞則吾能奚以煩執事客曰然則子志之乃伐石以志淳熙十一年甲辰立夏日桐川曾復記

尉廳祥符圖經云在齊門外去縣三里續志云在齊門外緣塘一里許淳熙中曾復重建廳西有臺下臨塘岸扁曰竒軒

帥正堂記　韓雍

濟寧陳君文淵景泰間爲監察御史以言事得左遷今上復寳位之初起君宰蘇之長洲君感激思所以報稱乃名其出政之堂曰帥正蓋取孔子之言之意欲正其身以道邑之人皆正也致書屬予記予嘗觀之楊焉南

山之陽有松歷歲既久凌空直上日升而中中而昃陰
雖時移而亭亭之勢未甞見其欹側也樛木盤枝屈節
容光之處從而印之是知表之正與不正影必隨焉守
令為民師帥職皆親民而令于民尤親民之表率也令
之邪正民罔不從是故令能仁則民尚忠厚能廉則民
重廉恥能儉則民息豪奢能勤則民戒荒惰能恭謹則
民無干犯之非能安靜則民無奔競之恥與凡一舉止
之美一禁令之善民皆是傚是從不然彼將曰令長民

且有禄位而其為人若斯吾屬何不可哉吾蘇為江南名郡齒姓之繁賦税之重物産之美且盛雖提封百里非他方大郡所能及故守令之選嘗難其人君起家為名進士為良御史再轉為令官下車未踰年和平簡易之治邑之人無老稚賢不肖踊躍愛戴靡然從風非帥之以正豈易能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于斯足徵矣然予將少進焉士君子讀書明道致用于時有志于

為德為民者孰不欲趨于正哉然崇其名者或遠其寔謹于初者或懈于終君尚當守之以恒使嚴苛峻刻不發于情奇巧玩好不萌于念侈靡之風不作于日用宴安之氣不設于平居禮以接人不長其驕道以守身不慕乎外凡所為無不正焉則吾民耳濡目染久而化成其風比隆于淳古君亦可以方古之循吏無疑矣古之循吏非一人論者以卓魯稱首卓令密儒術為治道不拾遺魯令中牟德化為理孺子有仁心固皆師之以正

而然後卓封褒德侯魯位司徒至今嘖嘖傳聲名君誠以古人自期則名位所至孰能禦之哉否則名寔不符登斯堂者指而議之矣君尚畏之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府

張方平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繞家家勤稼穡市井嬉遊少荐歳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擣去秋僅有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旨話天時好春喜鵲

巢低夏更蟬聲早吳民以此候旱潦飢穰　箏船袂參差對岸縈迴
繚繞揷暮更急車聲達清曉紡莒猶掛壁何暇張魚鳥
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野沃杷秠倒穤
子遠餉歸閒暇顔色飽預喜省歛笞租賦可時了歸來
軒館清曠蕩盈懷抱衙退人吏散庭廡閒窈窈露篠映
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雁閒茲焉願終老顛蹶走榮
利況予拙非巧鱸鱠飯紫芒鵞脂酒清醥悵然懷友生
虗齋為誰掃

瓦礫頻年積鋤耰十輩功旋移低地碧頗雜亞枝紅對酒逢寒食憑闌接暖風墻慳天自濶堪送北飛鴻

題縣圃藴輝亭　周承勛

崑山縣重修察院記　楊循吉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御史彬陽馮公祗奉上命按于蘇松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紀綱一新吏民奉法無敢犯乃七月行部至崑山是邑也直蘇東境七十里巡必首先公入居行臺覩獘漏狀召邑令吳君議將修之曰

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其垣宇况茲出令地乎于是
吳君諾惟謹公為下文書斥帑餘為經費蓋始于其秋
而成于明春作閱七月訖功厥有廳以涖政門以啟閉
堂寢以燕食廂廡庖湢各事其事凡為楹間三十五大
仍小更豐約有道木材塊甓咸隸于工師蓋終事而民
不知勞焉公既以吳君為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
威修制度謹防閑而非得已也于是乎有書石之命惟
我國家採用漢制歲遣憲臣按行天下刺舉不法因達

民隱而布之德惠寔天子所倚以圖治者而于畿内加詳故分四郡特設以涖之然則威之所加在郡郡重在邑邑重豈其居府而容有玩畧焉此公作興之盛心也雖然修室于此而有腐焉必去之有良焉必植之作而有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之至冬歲適荒歉飢民嗷嗷公疏請于皇上免稅六十八萬有奇又自裁革均徭二千餘役凡省鏹錢二萬緡其明年又奏蒙恩准輸折色粮三十三萬省米三十萬石留為賑濟公之功大

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白屢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績可知也用敢併書于是庶他日得有攷焉

常熟縣記　　陳映

上方駐蹕臨安于時吳門視周畿内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兵甲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而語府邑之事宜其獨重况乎府庫之出内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邑籍以户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竒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合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復濵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齊在望剌利規恢舟師所

宿則寔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粮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交萃若兵民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為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映不佞爰來既歴年所事定得閒始閲次中輿以來為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之月日謹鑱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俸十餘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

石其顧一巳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于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映有不敢墮也率以淳風薊孚交相爲治將由是日進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亟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于府者有職方氏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淳熙元年邑令陳映記

常熟縣丞題名記　　張漑

琴川吳都之劇邑也賦税之重獄訟之繁非他邑比以累致大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兹又適多事之秋攝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為鞭笞之地庭槐無存廳宇漏壞俱未暇過而問焉兹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倫緒獨不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洒掃書齋得二斷碑于塵埃間拂拭視之則其

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前賢之意易以琬琰而刊前後賢者之芳字予亦得以托不朽顧不幸歟嘉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錫山張漑書

常熟縣主簿題名記　趙汝邸

邑令丞而次有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内之治外此無責職若甚簡然豈知户籍有升降產税有去留悉關筆削一有不謹則墮吏奸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于中吳去臺府纔三舍遠財賦分

督牒訴委决檄命驅馳靡日不殷職亦未為簡也汝郕
冐豕兹乏汲汲採過自惟無足以傳後惡有所謂光于
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質其窮通而壁記
闕然漫不可尋往者莫知究訪之故老僅得今尚書蕭
公而下十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記之
或乃謂人材短長政事臧否民言士論亦可以攷惡用
是為哉余應之曰公議誠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
實將安攷今之所訪已若此余恐後之訪今益不如今

之訪昔也奚以詒方來僉曰然乃鑱之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雲間趙汝郕記

簿廳在縣治西與丞廳對

常熟縣尉題名記　徐次鐸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與縣令埒歷代選用常艱其人強者作聰明苛察操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任縱奸長惡以害吾民其當官以威畏稱職聞者異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可判然迎刄而解常熟為浙右

壯縣地鉅事叢吏狡民猾並江濵海而東界為盜藪古
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攷爰自合并以來
舊矣雖仕于此者材名文士往往聞見然未聞有卓然
超越為當世聞人者用是奔走廵徼日不暇給率弗遑
問其遠者大者此壁記所以不立而前事之師後事之
鑒來者泯無覿焉今尉黄君應酉建安竒士也由始游
職洎茲垂滿寛而栗威而不猛加惠黔庶芟除豪強黠
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不寒而慄部内賊發輒搜捕得

其主名遠鄉隣境藉其威聲巨奸大盜漸以屏息今兹盜賞踰格將換京秩行脫迹泥蟠而強弩之末猶賈餘勇植志敻邈去如始至大懼題名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兹堅珉予見其材諝之華政事之美嘉其替之廹而請之堅也于是乎書嘉定元年奉議郎知常熟縣事徐次鐸記

尉廳在縣治北二里鄰順民倉

宣風樓記　王伯廣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于巽其象為風其位為東南其時為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于是有薰風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于是有穆如之訓罪無輕重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當太平有道之國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為姑蘇望邑土博賦衍民繁事劇綰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二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令曽大夫以王命來知足以知勇足以行禦灾如西門之治鄴愛民

如子產之治鄭捐顧之間政以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慚一新焉先是縣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庋于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隂陽厥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樓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幾遑急爾耶衆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無費于公以慰我私大夫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庫乃建其址巧者舉斧壯者攅杵無煩戒約其來不可禦也蓋度材于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歊暑洽

泠之風自樓而下咸用忻快乃有皤皤然被黄髪者歌
而過曰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植兮誰其
布宣大夫賢兮緊大夫賢樂堯天兮衆鼓舞和之因摭
其辭以名斯樓且告鄉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
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魯
國公之曽孫其為政盖有家法云內曽構一作曽慎

宣風樓在縣治西紹興辛未令曽慎建紹興四年令
葉知幾更曰慶豐乃榷酤之所

願治堂記

王恕

余以願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聖天子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璽書凡撫內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強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于國家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于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窮恤困伸寃理枉皆公分內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

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歟予曰善良者固多矣予豈能盡扶持之强禦者亦衆矣豈能盡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斥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敎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敎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勢使然也余以非才

受厥命食厥禄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堂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容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記

巡撫行臺在縣治東北即文學書院宣德閒移吳公祠于學以為巡撫公署侍郎周忱改稱學道書院成化十九年都御史王恕扁其堂曰願治弘治十年縣令楊子器以其地隘請于都御史彭禮遷于西山巷

左市地

常熟縣重建都憲行臺記　謝遷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準古王畿之制凡郡邑之近隷者則十有一焉而蘇郡古吳會也在禹貢揚州之域厥田中下厥賦甲于東南太宗文皇帝遷都幽燕國用仰給于茲實為根本重地勅巡撫大臣以總糧儲常熟蘇之劇邑也大臣巡歷則以學道書院為駐節之所弘治十年吾浙水楊侯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謂書院創

于勝國意當時隨地勢以為規制前蔽民居後傍官道左隣學宫右通市肆門道出入若委巷然夫以大臣受天子委任之重于此焉居似非所以崇國體肅憲度康兆民也特擇地于縣治衍慶坊西百步許而改建焉為料價二用之廣出于公取于民為不便以各年所餘均徭錢之侵于民者追以供費乃通具其故請于都御史彭公如其請俾量計從事以十一年十二月龜吉日鳩羣工聚衆材以委縣丞張君翰董其役時省月考審

曲面埶木以良斲陶以厚覆石以方甃塗以丹堊歷三時告厥成功中為廳翼以廡後為堂夾以室前闢門中直道外繚垣隷人瞻事車馬有所基地以丈計長五十有七濶二十有六料價銀以兩計八百有四屋以間計三十有四更湫隘為爽塏易淺近為嚴邃治迂曲為平直揆理考制莫不如式請所以為名而署之并記以明遠竊按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秦漢而下立

法創制因革不一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監察御史其署名曰府寺憲臺御史臺殿院諫院察院之不同而其任則專諫諍繩糾激揚蓋已異于周官之制矣皇朝設都察院于兩京以都御史掌風憲自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以來廵撫者兼督水利若尚書侍郎都御史差遣不一自天順成化及今弘治雖間有兼官實專以都御史則有合于周官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者矣宜名曰都憲行臺于以見差

遺之一而有其寔于以異兩京之署而有所據也國體以崇憲度以肅兆民以康而楊侯興工不為過大臣之居髙明豈為泰哉遂不辭而為之記時弘治十三年春三月之吉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餘姚謝遷記

吳江縣敕書樓記

李處全

松陵令趙君伯虛為邑二年其農桑勸其獄訟簡其簿書錢穀治辦學有新田三髙有祠百廢具興不為苟歲

月計先是逮炎中國步方艱而邑當要衝祝融回祿相
其虐自後踰四十年廨宇庫庾夷于編氓乾道強圉大
淵獻蘇公始撤為新門培基取材百用先具梓人執斧
斤以聽晝至瓦甓坯釘亦出于公之指授焉其始于秋
而落成于冬遲速之程不愆于素飛樓干霄與江山長
雄環視具區笠澤之廣雲烟卷舒濤瀾吞吐舞鴻鵠而
歗魚鳥為三吳壯觀君乃以季冬之月盛服率僚佐吏
奉詔敕其上用以鎮撫其社稷億寧其神人遺民故老

告語子弟咸謂役不踰時而功倍于昔微令尹不復見此矣是時公距受代止旬月公不以欲去怠其事朝夕于斯迄用輯成真古人之用心也使今人之用心皆如君公家之事尚有不樂成者乎故予樂爲之記乾道元年贊皇李處全記

敕書樓在縣門紹定五年李椿新之

琴堂記　　李椿

邑治之陋歲月尚矣因陋而居亦尚矣紹定庚寅良月

椿承乏兹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剏規模偪隘基址卑下矮簷敗壁不逮民居震凌之餘岌岌將壓屋古而蛇虺成穴地洳而蚳蟻為壤棲止其下殆不可以為朝夕安再瞻再歎尚容復因陋乎于是節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鉅甓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掊取不敢科役高下大小咼新三十餘楹以昔之正堂為今之遺愛姑存舊也琴堂向在寢室之東北隅愈陋而僻不足為公餘偃息之地前此帥未暇問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

名置此偏隅將何取哉余正堂既新所居必正則琴以正心為義容可以偏隅之舊觀而不易以居其正乎使出入乎斯居處乎是方寸之間無往不正琴之義盡在是矣昔宰武城以絃歌為愛民之政宰单父以鳴琴而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之萬一乃所願竊有志焉將書扁庚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又有光于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于季春落成于季夏從事土木與匠石較分陰于繩尺間自笑其愚者屢

矣然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是猶有望于後人毋徒曰傳舍云八月既望維揚李椿記

琴堂紹定中令李椿重建于東衣肅題扁

吳江縣重建譙樓記　桂宗儒

吳江東南巨邑四明柳公臻來丞是邑之三年政平人和百廢具舉惟譙樓工侈費廣而未暇及邑之父老陳景祥等進告于庭曰譙樓一邑之壯觀而政令之所關也圮壞越二十餘年矣而官莫之舉邑民莫不興之興

歎于路募民財以構之俾官不需財民不需役而落成敢請縣丞公會議其所請于同寅王公懋本馬公驥僉曰善遂允之尋白于太府暨按臨大臣亦然之遂命匠務工營于舊址之上于是輸財樂施之士肩摩而踵接趣事赴工之民蟻聚而雲集不半載而落成朱甍畫棟之翬飛而髙揷天半雕檐翠桷之赫曄而照輝日月則有以度越前制者遠矣至于形勢之據吳淞而瞰太湖引江浙而俯姑蘇洞庭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撼乎

几席此一邑之巨觀也會永嘉葉公來尹茲土既喜其有成又美其壯麗也于公暇登臨而歎之曰不惟有以縱其觀覽寔足以玩心于高明宣情于鬱滯以舒暢其政治也樓之建有補于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請文于予譙樓者古制也自皇都至于郡縣皆有之所以具鼓角憑高以警衆則其聲韵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令限士林之休息者鼓角也寓之于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逋稅于以見

絃歌比屋頌聲滿途其鼓角瀏亮皆由政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壯麗聲之感慨激烈而已乎當今聖明在上四海清寧正士君子汲汲修德蒞政之秋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鼉之聲聲聆梅引之鳴以清其政本胥於是乎在嗚呼聲者政之所發也故曰聞其聲而知其政余因其請遂詳書重建之始末俾有攷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撰董溪桂宗儒書

譙樓在縣門

吳江州官題名記　顧儒寶

古者立國則有州邑稽古而建官皆所以推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蕭規曹隨往過來續使民心起甘棠之思故題名之記不可無之皇元混一陞縣為州越二十星霜矣吳江之地襟帶江湖馳驛南北適當孔道州牧之勞與他州異其間政事文學之才往往無傳何以為勸耆老有請俾鐫諸石以垂方來爰命儒寶為之記抑

聞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徒政不能以自行而必及于化政能使民遠罪而已化則使民遷善而不自知先化而輔之以政循名而責其寔庶不失題名之意云延祐五年夏儒學教授顧儒寶記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在昔官府書聮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黜陟垂不朽也凡為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循則

民安吏酷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窮且敝吁可畏也哉元貞朝制陞吳江縣為中州秩正五品官六人當是時已嘗樹題名之石于廳事矣五十餘年人物同異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昭然其不可揜也夫有官守者可不慎與高昌諾海公長是州有德政官當遷乃伐石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勸懲云至正七年四月吉旦清河張天英記

仰高亭記　　留元剛

吳江雪灘三高越范將軍晉張曹掾唐陸補闕之祠也閭者邑屋以繪像刋石置諸廳事之右越淳熙辛丑後二十有六年令尹羅君勲展來于玆恪瞻遺範懼弗稱景則之意屬時方輸錯出納經營未暇閲二年民困少紓纖悉餘侍作亭奉之名以仰高既成書來請記余謂三高者記其名也仰高者慕其寔也聖賢盡性之學亦曰事君致身仕以行義人受天地之命則當任天地之寄澈屣世故傲然獨善庸可為訓哉噫少伯復讎不遺

餘智薄遊從辟庶幾有為退亡保身之道進無益國之功或爾違之其心可諒也而有嗜榮則覬賞試則居勲莫捹口禍亦踰福附離患失㓠執權乎介紹從行㓠就見乎世變降而下之甚矣予于仰高有以得羅君之心請遂志之松江集自南渡以來作者弗與至是裒粹續集鋟梓于亭其顛末具于三高記者弗書嘉定改元仲冬甲寅日奉議郎秘閣校理兼翰林權直留元剛記

仰高亭在縣圃中

嘉定創縣記

高衍孫

嘉定十年嵗在丁丑秋九月吳郡太守集英修撰貳卿趙彦橚浙右憲使令左右司業王棐奏為平江所統五縣惟崑山素號難治蓋邑之為鄉者十有四都者五十有二縣治僻處西北而東鄉最為隔絶奪攘矯虔相率成風其害有三好勇鬬狠或刑人殺人追逮不從至有經年不可決者則獄訟淹延之害東至于海南至于松江寇竊奸宄憑負險阻則盜賊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傲

不服役有二十年無里正者逋積秋苗四萬餘石他賦稱是刖賦役捍格之害有是三害邑遂不可為元欲增置一尉望輕不足以鎮之僉以為立縣便今宜割安亭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二十八保作新邑于練祁之滙且援昔之慶元例請以年紀名丞相魯國史公當軸列上報可就令辟吏行孫適試兹邑及瓜當代臺府不以其不才猥以姓名聞俾主創邑事行孫遜至再而命已下竊謂嘉定分創與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于上户

之申請則公家固所樂聞嘉定始于臺府之奏陳則民情不無疑懼以所疑懼之民一切之政魚爛禽駭不潰則逸為先之以優容使民自悛守之以不擾使民自安則迹無詭異而人斯馴服然東鄉之所以成習頑獷者有由然也逋逵稅租詭挾戶籍積歲既久懲犯益深往往重足適市或聞追呼而行死不顧出雖有淳良之質未免玉石俱焚衍孫稔知其故遂白臺府令日之後咸與維新凡八年九年五鄉畸零二稅先後倚閣十年者

添助本縣營造使民少寛新賦納自十一年始如減秋苗之納耗免夏税之增絓罷財斛司絶横斂之擾淳頑藉以示勸懲如此等類皆蒙聽從戊寅五月衍孫禀來此一意奉行敲扑不敢以輕施吏胥不容苛擾意向所在民輙先信舉欣欣然而相告曰官府寛恤如此我輩何其幸歟毋怙頑毋作慝毋狃前以絶自新之路民聽既孚始欲興作冒霜露披荆棘役民于農暇取材于他郡經始于戊寅之仲冬越歲餘而落成屋以楹計者縣百

有竒若丞若簿四十有五若尉五十有五學宫四十倉廪惟半祠社有壇宇𧷤餞有驛舍郊設門闗巷植名表酒館花圃以次備具若夫營造之費則有朝廷撥賜五千緡本府給助一萬緡共丁丑歲畸零畆税一萬四千五百餘緡米一千三百餘斛足以充所費三分之二其餘斡旋酒税僅僅給用迄于告成而民謂無擾今纔兩載四閲月前之三害幸遂屏息是皆憑藉朝廷之威德奉行臺府之教條所以致此衍孫何力之有焉顧惟民

性一也胡昔頑而今淳轉移闔闢盖自有道苟為政者

忿其頑嚴刑峻法以繩之故民有競心愈激而不可革

若能撫摩其疾苦啟迪其所趨向則良心善性孰不油

然而生衍孫惟不敢鄙夷其民也而年穀屢登麥秀兩

岐皇天其容祐斯邑作新之效當不止是將見魁竒忠

信材德之民羣生其間毋徒曰曩曰東鄉之俗云嘉定

十三年九月朔日宣教郎嘉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

馬監押高衍孫撰

重建州治記

貢嵩

大江以南地廣物衆莫吳郡若嘉定舊吳屬邑邑始于宋嘉定析崑山東五鄉練祁鎮爲治因年以紀名在郡境江海際壤浮力薄產貢擬他邑爲下皇元混一區宇化被幽遐俯視陬隅如在畿甸田野日以闢户口日以增元貞詔下劇邑率陞州嘉定以户口計應中州之制遂陞爲州自此以來品秩崇矣號令新矣獨于州治隘狹漫漶仍舊僤于改作因循十年之積以至于是大德丁未

達嚕噶齊托里穆爾朱公知州事高源同知州事蘇爾約蘇
哈雅公郭公偉判官趙公允中李公德暨提控董友直
都目陳玉先後繼至克相協賛力行善政以導迎和氣
歳則大熟民暇且豫乃謀建公宇顧費無所於出昌濟
登茲于是州巨室閧而相與言曰吾儕小人皆有門廬
以避燥濕寒暑豈邦侯吾父母而可無爽塏之居乎則
皆折捐粟布以助刋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土惟剛
上殫其功徒既其力經營不數月而成堂階言言廊廡巖巖

有門秩然有軒翼然觀者改視蓋時其使節其用集于一朝而不為勞須十年之久而不為遲始謀終就髙公良屬意焉然亦不自有其功落成之日率會僚友文學掾貢嵩言于衆曰昔者聖人作為宮室蓋取之壯觀矧太守實古諸侯而不壯厥居豈惟無以養威重示表儀且將無以踈視達聽融暢心神為勵精出治之本玆宇之成美哉輪奐後之登斯堂者其亦曰堂之建民之力也民既出租稅以食我又為屋室以居我吾其可以忘

之乎利惠未徧斯溥之疾苦未瘳斯除之傜賦未省斯均之獄訟未決斯靖之政聲流聞達于京師明明天子聽豈其遠哉州之人善其言而頌之請記斯堂以彰政理惟春秋之法事始必書今州始陞堂始建是宜書以刻諸石至大改元冬十月望日貢禼記

嘉定郝侯政績記　　黄溍

昔成周寓軍政于鄉遂故兵與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帥者往往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

兵要于附民而以為將帥不思所以恤民可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户郝侯盖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也初余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廵鹽浙東所過無秋毫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吳下見士大夫咸曰郝侯賢今年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沈銘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其詳則曰嘉定為吳要地襟帶江海每歲萬户府分官出鎮茍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嚚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

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吾民海隅宴安奸寇屏跡近歲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士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鞭撻健兒後皆不能無弊今侯于卒伍既懐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于古人者矣至于考其事業推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曰郤縠可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孫權之雄才大略而自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

呂蒙奉權教始就學魯肅過潯陽輙稱其才略非吳下
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麟世
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爲叙其事如
左乃爲之銘銘曰海陬之邦控延大江飈驚濤奔藉
兵以防桓桓萬夫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靖其旅猗歟
郝侯孔惠孔仁匪惟馭兵寔綏我民我有水旱惟侯之
惻是禱是禜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廄焉不譁
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有殖我出我資匪藉民力民

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懷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賓士淵淵伐鼓有瑟有琴籩豆攸叙邦人來視為侯勸謼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侯祖父曰維元勳功載盟府裕于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維世美實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爾績惟藩惟宣以惠四國赫赫厥聲宜公宜卿百祿是膺子孫繩繩我匪侯私人則具知德音不忘永覲厥辭黃溍記

嘉定縣廣儲庫記　　董鏞

凡郡邑設置倉庫上所以供國用下所以恤民財皆有司之急務也厥今姑蘇東南大府屬縣有七而嘉定最為繁劇歲計所入租賦常不下五十餘萬石折輸布以疋計者二十餘萬畸其繁矣乎然而租之入各區置有倉囷比輸粟之期運赴各倉收貯其後糧長轉輸漕運達于京師等倉事不愆期官民兩益貢法之詳莫善于此矣惟折粟之布其數亦浩瀚逮徵令一出輸者蟻集而聚輒充棟或寄頓于僧寺或收貯于民居其間風雨

蟲鼠之損傷水旱盜賊之不測深貽所司之慮其時家
侯昭始來知縣事欲興處置之規而未敢專也今年夏
奉勑冬官侍郎周公廵撫至邑首慮貢賦之失期而民
事或有未妥者諄諄告諭宣上德意惟恐官不加謹而
舊弊之未盡革也于是侯合丞簿而下即以歲輸之布
具白于公公曰租與布皆公賦也奈何不效置倉之法
乎邑之左右或曠閒之地䂓一庫俾聚而藏之以伺輸
納庸何傷侯等承命惟謹繼往陳于郡守况公允協其議

然後度地于縣治西一里許即西隐寺廢址周有通渠居民尠甚遂擇日鳩工剏庫一所錮鐵為墉壘甓為牖前構一廳事以為官署翼以小屋若干楹以處主守之人仍闢門于前繚以修垣凡若干丈其在官糧里人等靡不欣然趨赴經始于正統丁巳秋訖工于是年冬十月朔用約于官不費于民陶堅材美締構嚴縝于是可悉聚歲輸之布度支亦有法出納亦有次俾各有專守之責誠經久之良規也侯乃貽書于鏞曰玆役也吾何

力焉自非巡撫大臣與郡侯區畫之餘曷足以完之然亦關于國家興作歲月不可以無記遂授鏞以顛末俾為之記鏞善是庫之作于西成之日既得其時位于邑之西也又得其地藏貢賦所以安民也而役不勞于民安民所以奉國也而財賦無廢于國其斯為奉上恤下之有道乎禮曰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廄庫為先于居室釋之者曰重國用也且今官府之治故宇當葺者不知幾何執政大臣知國用為重而先其所急者有司執事

者又能承順其意有合于禮所可記者奚止歲月土木之美而已矣用是書之俾刻諸石侯觧州人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處事廉謹而民悅之賛是役者縣丞俞侯覲張侯鑑主簿徐侯子臯典史閻侯麟任程督而始終其役者則主簿蕭侯學敏也董鏞記

嘉定縣令題名記　　袁袠

余讀漢循吏傳而歎治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吏以最稱者幾人哉今天下吏親民莫如令權壹而職專

苟心乎愛民奚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為恥意深遠矣皇朝統有萬邦列聖重守令之選由是循良相望光掞前策而百八十年來其赫赫可稱紀者猶僅僅也嗟乎難哉難哉嘉定古婁東地也距郡治百四十里志曰故崑之疁城鄉縣治在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置縣元為州皇朝初因之乃洪武二年復縣置令而迄今未有題名不其闕歟順義張侯重以進士來令茲邑期而政成謂是弗可已也乃蒐郡乘詢黃髮由洪武以迄嘉

靖得若干人將鐫其名字爵里于石而以記屬褒惟嘉定瀕海而襟江數患盜警且土無異產舟車艱塞百貫罕遊民苦重賦令于茲者不尤難哉按郡志官跡載偰傒斯下凡六公弘德以來雖未及纂續然吏治精核而純實亦少衰矣豈漸靡使然哉張侯之亟是也其有感也夫夫古者今之鑑也往者來之轍也辨體以經治者存乎典彰往以詔來者存乎文典以軌物文以永世公署之有題名古也以觀以典以勸以戒賢則企而型焉

否則擿而訕焉其庸庸者則恥並列焉是先民之所以旌淑而警忒者也非所以崇侈飾觀也張侯之亟是也亦由行古之道夫覩茲石者沿近以遡遠規今以準古雖百世可知也

吳都文粹續集卷九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

明 錢穀 撰

公廨

奏立州治疏 朱瑄

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朱瑄奏為立州治以安地方事其畧曰臣惟事有便于民者不嫌于剏改政有益于治者不憚于更張如太倉設州誠于軍民便利有六如崑山管轄唐茜涇等處常熟管轄直塘雙鳳塗松等處嘉

定管轄劉家港等處各離縣遠若干里到太倉各近若干里若將附近鄉都分割則納粮當差不致遠涉一也又太鎮二衛本備倭寇而設近年官運俸粮俱往別縣關支尤為不便萬一寇發城閉何恃以守若立州則粮積充足有備無患二也又城郭内外軍民雜處大率軍多刁横欺凌民户興訟委官不得約會以致監禁日久若立州則民有宗主而不致受欺軍知畏忌而不敢縱惡設有詞訟可以旦夕獄成三也又附近人民每將貲

物入城變賣有等光棍用強攬賣尋鬧搶奪以致鄉民別處市集變賣路遠費多若立州庶免前弊四也又崇明離蘇州府若干里太倉城若干里其民到府必經太倉而守禦千戶所又屬鎮海衛轄若立州統領崇明遠近相制五也衛學軍生例有歲貢三縣民生附近衛學肄業既無粮廩之資又無歲貢之路科第雖不乏人奈解額有定不無淹滯以致皓首窮經無由補報若立州軍民生徒均有廩貢之沾實為後學之幸六也臣愚見

灼知有益乞勑該部查照前後建議施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前存州勘案　劉世龍

嘉靖三年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廷舉為撤毀添設州治以蘇民困事會同巡撫直隸監察御史朱實昌案驗前事案仰本府抄回著落當該官吏即便行同知羅洪載鎮海衛指揮陳岳生前去太倉州公同太倉鎮海衛掌印軍政指揮太倉知州劉世龍

等名集概州里老幷二衛各年高父老暨州學師生到官將進士屈儒所奏太倉衛官幷同知郭田所議多方詢訪逐一查勘要見州治應否撤毀民情土俗有無樂從等因據州學廩膳生員王梁等呈為息羣議以安人心事切見太倉州地方古昔為婁縣為崑山州東控海洋原設衛城四險孤危之地三軍無制之區軍人豪強得以自肆販鹽為盜奸宄百端居民受害及有各縣相近土豪大戶多與軍衛構黨聲勢相倚欺虐良善事難

枚舉弘治十年間巡撫都御史朱瑄巡歷地方因見太鎮二衛殊失文武夾持之義以致軍民不便之嗟乃相地度勢廣詢博採羣議協從廟謨俞允是以割三縣附近土地人户弁為一州誠千載增建之宜一方維新之治人人慶幸規模既成民治久安三十年來聲教文物載之大典版籍輿圖登之天府廟有享壇有祀幽明人神咸知天下有太倉州為百世不易之定制矣邇年以來連遭飢荒崑山低鄉尤甚故崑山人户不察大體遙

起妄議以為膏土割分于州而無復仰賴于東南高鄉此乃一時不揣其本之論况今州治不過割三縣沿海之地一百餘里如崑山一縣尚有腹内膏土五百餘里縣大州小識者以為割分不均何獨進士屈儒反言州有不利于縣且曰太倉之民不可問太倉生員不可問何其說之卑且陋哉芻蕘之言聖人不棄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有志于天下事何謂生員不可問也前任知州等官因見民貧役煩將寄莊軍户一概照田編當粮

長似此軍豪結構民間狡黠之徒造捏妖妄不便之説動揺民業煽惑人心昔人𠡠立之初意謂三縣人民縣治遠隔往來未便州立則道路適均此一便也今之説者因道路適均之言無隙可議乃託軍民混處借貸不便為辭此何渉于道路之便與不便耶昔謂二衛官軍俸粮在于各處關支跋渉不便州立則粮儲充足有備無患此二便也今之説者以謂不蒙會計存留本州仍舊撥派各縣殊不知會計撥派係于上司坐散下州非

有司可得而專况令上司體訪二衛軍粮俱被官豪勢要積年弊串關支貧軍顆粒不得似此不行即派官軍自謀不臧何咎于州耶自今以後官軍粮俸得蒙上司撥派本州支給則粮長無轉輸之勞而官軍有坐享之休軍民兩利羣議息矣昔謂太倉軍民雜處軍刁横而民善良與訟害民委官約問經年不得歸結立州則民有宗主約問可以旦夕成獄此三便也今之說者以為軍民同一詞訟有司並不移文徑自拘問不便于事殊

不知軍未必皆橫惡民未必皆良善同詞合拘事無回護問無寃枉何不便于事乎昔謂三縣民人負貨入城變賣官軍攙賣用强搶奪州立則州官自有禁令此四便也今之説者竟以軍衛搶奪爲諱專以民快生事爲言殊不知强軍豪舍搶奪之事前此常有由於無所畏立州初議故有此言立州之後鄉民入市民快生事嚇閙亦有之然有司知而不治豈其情耶昔謂崇明縣與蘇州府杳隔三百餘里至府必由太倉經過立州統

治則遠近相安上下相制有便于民者五也今見立州之後崇明人户多有徙居本州地方生理其崇明本土之人亦各安業但各沙頑民憑險為盜習染既久一時難免今之說者以為添設州治民窮為盜大禍屢延殊不知州治未立之先若劉通金播楊企等悉皆大盜抑豈立州以致之邪昔謂衛學奏准許令附郭子弟附學無廩禄又無歲貢州一立而均有廩禄之沾乃為後學之幸有便于民者六也今之生徒作養州學齋濟甚盛

武軍民生後先而躋膴仕者繩繩不絶不特廪貢均沾而已今之説者以為州治雖立其民間子弟皆有故邑之想而武職子弟並無陶成之益謬亂造言一至此哉夫前人建立之初意酌量精審寔以便民為心今以差役煩難供億葺費為不便是乃緦小功而不著三年之察者豈真便之于前而不便于後便之于縣而不便于州邪天下大事當斷寔于大體審幾于大勢不當聽之于細言拘之于末務伏乞以公天下之心持天下之法

正大議以定民心存大體以安民業則一方生民不勝慶幸矣叅照呈揭州衛軍民各執一偏之說審其利害宜合衆論之公太倉之地屏蔽東南襟喉大海當今備倭之重鎮昔時海運之故道也國初開設二衛所以捍禦一方先年建立一州正欲犬牙相制乃前人思患預防之遠識而居重馭輕之微意故建州之後居常無事則州有譏察之任而販鹽下海之奸陰有所警盜賊生發則州有擒獲之功而鼠竊狗偷之輩不致横行若一旦

撤毀則彼海洋巨浸之區東南要害之處萬一寇盜滋
蔓倭夷窺伺則其所費有不止于今日之所省者矣他
日之患誰任其咎職等博採羣言揆度事理盖進士屈
儒所奏固其節費愛民之心不為無見而生員王梁之
論尤為有據且僉謂備倭禦盜之地難以輕毀與其去
之為便不若存之為愈緣以承委會勘事理未敢擅便
今將會勘過緣由行關煩轉達鈞裁施行

後存州呈議　　　　　　　王梁

梁呈為乞定大議以埀永遠事嘉靖三年廵撫都御史吳廷舉會同廵按御史朱實昌為屈儒所奏撤毀添設州治以蘇民困事備行同知羅洪載指揮陳岳生前去本州公同太倉鎮海二衛知州劉世龍等名集概州里老州學師生人等逐一查勘明白廵撫衙門參照呈揭見得太倉地方屏蔽東南襟喉大海備倭禦盜之地難以輕毀去後已經三年蒙廵撫都御史陳鳳梧案驗准戶部移咨所聞勘得太倉地方寇盜出沒之地三吳要

害之區軍民兩便事勢萬全吏習民安已三十年于兹而太僕寺寺丞姚奎復有此奏擬合再行勘處等因蒙本府知府李顯按臨取具師生呈揭照得本學先因屈儒所奏已經詳與論辨今姚奎仍奏前事請以事勢之大者言之太倉之地保障東南一方重鎮誠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門户每歲南風至豫備倭船之來各沙頑民恃險屢肆猖獗之勢且兹地煑海為鹽鹽徒盜賊不時竊發長艘巨艦西至黄山直出荊楚北循狼山徑抵直

沽南從寶山餘杭可通閩廣東則三日夜可上沙門高麗諸地出入無定哨聚無常獨不觀唐之黄巢元之張士誠皆起自鹽徒為禍不可勝言今有州治無事則譏察之任預備之策在州也有事則應調之兵擒獲之畧在州也州可妄舉而輕毀之乎次以事體之先者言之茲土文教始于周文襄公建立衛學一時詩書絃誦達于里巷秀民俊士相繼而登顯要然猛悍擊搏之徒未免雜馳于儒冠博帶之中立州之後軍職子弟皆知習

尚禮讓勤事文學昔日臂鷹走犬之風踴躍格鬬之氣一旦頓除比來三次武舉中式三人實為江南諸州之冠州之有功于衛多矣又可妄議而輕毀之乎今姚奎所奏有云弘治十年巡撫朱瑄奏立之後人民自此而困徭役自此而繁百姓自此而逃亡土地自此而荒蕪稅粮飛詭牽制自此累歲不能清楚窃考見巡撫王恕朱瑄德望過人智識遠大慮周民物事中機宜是以先後皆有論列而州乃建于孝皇聖明之朝誠百世不

易之制三十年來士民感仰二公皆入名宦祠中與周文襄公同享血食後學淺見爲可輕議所謂民困役繁不在于州之立而在于官之得人與否也百姓逃亡土地荒蕪閒有于水旱凶歉之歲今則人户如故田土如故也所謂税粮不能清楚殊不知黄册造報已經三次何不清楚之有所云東連嘉定西接常熟雞犬相聞無廣谷大川之限州治不必建立殊不知本州去嘉定有婁江之隅去常熟有七浦白茆巴城諸湖之隅皆大川

廣谷杳茫遠阻謂之雞犬相聞可乎有云添出一番凡食官員尤為無見立州以來歷任知州未易悉舉如李端之剛正瞿敬之仁厚劉世龍之端簡令陳璜之豈弟惠澤下施百姓受福多矣又何虎狼吏胥之有哉有云添出一番觧户粮里傜役然富家巨室在州當此户役在縣亦當此户役也謂之添出一番可乎所謂三縣額設差科一應如故殊不知割去一畝田地減去一畝差科安得謂之如故乎又云費用之倍出錢粮之難查供

應廪祿之費以致民困財匱百姓逃亡土地荒蕪稅粮欠缺今三十年來乞查百姓逃亡幾何土地荒蕪幾何稅粮迨今欠缺幾何及其先後援引事類皆瑣屑鄙陋之言非識大體之論未必皆實也有云劉元兆連名具呈廢州巡撫衙門案卷具在今則案卷並無劉元兆名目又云蘇州即舊日之蘇州何昔日戶口之繁而今日之逃亡四散乎識者見此莫不大相駭笑未嘗見一州之立而致一府七縣之困窮也使三十年來如此則地

方皆為鬼魅之區矣又云准行革州士民聞之歡聲動
地如獲更生中止則士民流涕父老追論立州之誤涕
泗沾裳梁等生長此土未聞其歡聲若此亦未見其
流涕若此姚奎家居百里之外何由而聞見若此如其
情實可痛何本州士民曾無一人倡説具奏又云國初
至弘治年間未嘗有海寇之犯境殊不知成化先後年
間海賊金播劉通等在海聚衆行刦兇焰甚熾巡撫都
御史劉孜掾江白昂按臨督剿又云立州之後海寇施

鈕作亂直抵太倉北門放火刦掠焼毁居民房屋一空臣所目擊梁生長此土寔見當時施鈕作亂隨潮進港至西門止焼沙船二隻並無刦掠焼毁居民房屋一空之説設或有此則州衛官兵失守之罪豈容逃乎謂之臣所目擊則又梁等所不知矣觀于此言則先後反覆之論奏果為觸目時艱而痛心切骨如此乎抑亦别有意乎嗚呼處天下萬世之事當公天下萬世之心少有一毫私意存乎其間實所以欺朝廷欺天下萬世之人

也梁不佞敢言幸賜果納

新建太倉州碑記畧　桑悦

凡事天埶其機而人啟之天無為而無不為人為而實無為事之順天　猶納履赤趾畀裘粟肌駢途之夷應以車輿人心恬愉悠久永宜設若違天而行強以智力為之在人為贅疣在木為寄生人欲去之惟恐不速果能堅凝于無期邪天機之人成之人之所為即天之為故曰天無不為而人無為天人合一之道也太倉一名東

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于此開叙海運市民漕户雲
集霧湓烟火數里久而外夷珍貨棋置户滿萬室延祐
元年遂徙崑山州治于此十有六年張士誠據吴始築
城鑿池以禦海冦州治復移崑山我朝吴元年始立太
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鎮海並治一城衆議以城内
外兵民糅居歲久脆窳莫埒當設鐍鍵以為之防又兵
累歲荷戈時屢乏餉或有庚癸之呼且崑山之東陲常
熟之南維嘉定之北隅去邑稍遠艱于追呼合三為一

并以崇明為屬足為大州安民足兵計必出此弘治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遂以立州事奏聞上曰俞朝議僉曰立州非艱而成州維艱易之在人茲州之立賴有新蔡曹公鳳為才御史出守于蘇湖廣棗陽李侯端登甲科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聞于遐邇因忤權貴久屈下僚遂擢侯為州守侯至若門堂庫獄廨宇學校橋梁壇壝公寓甃造無遺著為成法足以埀示方來當有紀述求予文勒石以埀永久予聞當國初時有望氣

者云此州當復興鄉官高君宗本陸君容皆作詩歌以紀其實不可誣也然則上天立州之意已久天何言哉以氣代言而已矣侯今一新州治非成天意歟人心所在天亦隨之立州之後黃童白叟穰穰熙熙凡所便益咸以為晚天心人心并侯之心混而為一共成是州其果偶然者耶使侯為政不能安集三邑之民一興懷舊之心則州猶未新也新州云乎哉雖然新之與舊相為循環千古在前萬古在後兹州之新為後之舊苟繼侯

為政者能鼓舞作興新民之德又興廢舉墜不替舊規益光前烈則州可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于後之同志者歟

州治之建自成化十五年廵撫王恕創議至弘治十年廵撫朱瑄始成嘉靖間常熟寺丞姚奎崑山進士屈儒各具奏乞毀州治春坊庶子方鵬上書撫按言設州有九害時廵撫李充嗣勘覆則知府胡纘宗同知郭田知州劉世龍據州學生王梁等議立州利民

六事皆謂毁之不便至巡撫吴廷舉廵按朱實昌覆

奏始定後給事中朱隆禧奏革州治奉旨不必革

太倉衛治修復記畧　陸容

天兵平偽吴首建此衛為保障計急先務也衛之規制

蓋仍州而一新之閲歲百餘舊制蕩然正統丁卯指揮

使汪侯鼎修建一二成化丁亥指揮使張侯羽復加修

建至歲壬寅指揮使張侯漢汪侯澄僉事郭侯煒白之

上官大為葺治于是一衛之舊規以復而偉觀具矣予

嘗愛佛老之徒其于所謂寺觀者上無所督下無所利然前作後述歷久繕完彼豈為身後謀哉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無以重其道盡其分也國家之待武臣世官世禄與國休戚凡有官者茍能勞其心而事其事殆貽孫燕子計耳顧獨致美私居而使公宇不治曽佛老之徒之不若也何不思之甚邪今澄鼎之孫也漢羽之子也前作後述弈世則效則何利之不興何廢之不舉豈直官宇不治之足慮哉衛本崑山州治固矣有以為左丞朱

清第者有以為水軍都萬户府者何居葢嘗攷之矣州治即清廢第為之水軍府之設亦常寓此而尋改今衛特云州治者舉其要也

太倉衛修造公署記畧　　龔弘

太倉衛公署即元崑山州治之故而新之既久就敝而屬司之署尤甚焉嘉靖乙酉夏五月侍御髙安朱公實昌以廵按至揮使傅侯勲合僚屬請捐俸鈔之在有司者以充厥費公韙之移文蘇郡調度惟勤秋八月會少

宰泰和陳公拜廵撫之命于南衛以狀聞公特許可而復嚴教誡于是太守胡侯纘宗承之以區畫判府蔣君文奎太倉州守劉君世龍承之以平價郡丞周君仲仁承之以聚財節推左君季賢承之以給餉衆工偕作用殫材良巍巍翼翼氣象宏遠始于是歲冬十月甲午迄明年夏五月甲子凡用夫役若干縻金錢若干各有竒乃者揮使請記其事以勒諸石嗚呼斯舉也都憲公與侍御之知大矣太守與百執事見義有勇諸武弁能勉

于辭祿與諸董工捐俸官限于碑制未遑表著者亦當別繫之

太倉衛指揮使司吳元年立在鎮民橋西南基即元崑山州治隸南京中府始設十千戶所統軍萬一千二百人洪武四年并為右左中前後五千戶所有經歷鎮撫二司領吳淞江守禦千戶所

重修鎮海衛治記畧　葉盛

鎮海衛在崑山之東倉崑山舊無衛國初以其地瀕海

自方寇後抄掠之患不息特設鎮海太倉二軍衛禦之鎮海衛治城中東偏治事之堂廳屋廨宇規制悉出開𠞰之日無不如法而歷年既久亦漸敝矣正統中衛指揮使武侯政始莅事即合諸僚寀之議與其屬約曰衛慈不治吾奚得而怠然有司繁且遠民力既竭且重其時毋勞民毋煩有司相宜積力加之以勤勵吾與若事也由是工以防戍之休閒者材合有司之助相者有過之請贖者食以捐俸濟以羨餘獻藝效勞程督不愆期

始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輪奐一新盡復舊規葢爲楹若干工費若干弁協力畢事姓氏名用具刻于碑陰使後來者有攷焉

鎮海衛指揮使司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以立在武陵橋西北基即元之市舶提舉司統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有經歷鎮撫二司領崇明守禦千戶所

兵備道勑諭嘉靖十四年

皇帝勑曰蘇松常鎮四府係南畿重地國家財賦取給于此徃年因盜賊生發貽患地方特設專官整飭兵備今特命爾專在太倉州駐劄往來四府沿江沿海一帶地方督同軍衛有司掌印捕盜官員操練官軍揀選民快修濬城池演習水戰緝捕盜賊巡捉私鹽聽理詞訟兼提督各衛所屯田子粒務令以時耕種依期徵納禁革奸弊官吏旗軍人等敢有越占科歛剝削軍士及侵占屯田包攬拖欠屯種者依法究治其各府水利督令

有司官吏設法整理湖蕩河港淤塞淺狹者即為疏濬閘埧隄防圩岸及禦潮海塘坍塌損壞者即為修築不許豪強之徒侵占毀壞違者一體究治仍聽巡撫官節制捕盜事情有應與總督備倭官員計議者計議停當而行各該所屬官員有廉能幹濟者具奏旌奬貪殘不職六品以下徑自拿問五品以上幷軍職參奏處治爾為憲臣受茲委任須盡心竭力正已率下務使武備修明賊盜屏息水利興舉屯粮充足斯稱任使如或仍前

專事逢迎奔疲道路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勑

兵備道在州治東南成化弘治官雖設而未有專治正德七年御史王某始請建立以按察副使謝琛領勑專理刑名兵備九年都御史王某具奏裁革嘉靖間巡撫吳廷舉給事中曹槐御史王某相繼奏復俱不得請十四年給事中朱隆禧復請建至是以按察副使李士允領勑至列街浙江今更山東其巡視之地則

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海金山鎮江新安宣州七衛其所理則刑名水利捕盜屯田十五年李士允于本道建牌坊二東曰澄清西曰振肅

遷建崇明州記　巴延特穆爾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殊審事勢而度權宜凡切于民生關于利害者皆為急務也庸可緩哉崇明州俗尚簡樸無澆競之風素稱易治以沙滷流移逼于州址久而弗遷民寔病焉至正辛卯春達嚕噶齊巴哩雅公莅事之

初顧瞻公署民居日就傾圮慨然嘆曰明詔以安民任守臣不能與民遷利避害坐視淪溺咎將安歸乃謀諸知州程世昌同知土額森布哈即州北十五里高阜之基慨然有樂遷之志卜既得吉首捐已俸募民力鳩工市材撤朽益堅分任有役督責有規而民之趨事赴工罔敢或怠經始于壬辰閏三月告成于是年冬十月廳堂幕廡輪奐鼎新麗譙儀門恢宏舊規捕司庫廩完美有條至于遷其廟祀浚築河堤營樹坊舍鎮守府司功

業之有成不一書而足此非切于民生有關于利害者而可緩乎蓋嘗聞之民心難于謀始而可與樂成昔州之未遷也洪濤駭浪激之而民物日加殷阜焉是皆州侯心乎愛民故能叙基業垂久安為斯民者可不知報所自乎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是州雖僻居海隅鄉校書堂未嘗廢弛吾州之人盡體侯愛民之心薰陶講學益遷于善以禮義立身以忠孝立節庶幾無負于侯作新之美意顧不韙歟余承乏攷贊

是州鄉之士民以記為請義不獲辭故書此以為來者勸云至正十三年癸巳十二月賜進士出身承務郎揚州路同知崇明州事巴延特穆爾撰

更建崇明州記　蔡景行

皇元慎選守令分治海隅職專而任重事有利害令舉而行重邦本也善為政者審其勢而度其宜則民不勞事不煩而易底于成此崇明州之所以遷而其理之所當重建也崇明為維揚屬州斥鹵衍沃中海而居非舟

楫不能至州之境日為風濤蕩擊浸及治所且歲久署宇卑陋有司視若傳舍秩滿即引去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至正十一年達嚕噶齊巴哩雅侯始至歎曰吾奉天子命來守是邦民之休戚繫于上吾民䕫惕既無以奠厥攸居而署宇復若是是皆事所當先者焉可委其責于後人而弗之察也于是周爰咨度得地于州之北十五里曰東沙去海稍遠遂遷焉侯首捐已俸為之倡而知州程侯同知州事王侯用襄其議俾州吏錢寔施

思敬魏德新董其役州之人士聞而樂相者奔走恐後掄材庀工共制尤宏于舊工興于十二年之三月落成于明年二月黄堂重嚴門廡輝映幕廳吏舍譙樓庫庾靡不完好環州有垣環垣有濠周衛緻密經畫殊至侯復念朝廷以六事責備守令而教為之首乃先葺孔子廟大闢學宫仍增廩給之粮若干石以為士養師徒絃誦洋洋盈耳思有以振起次及祀典之神食于其土者咸新廟以祀至若軍校萬夫長府率皆宏敞雄偉式稱

演武之所工畢其耄倪雜然而至舉欣欣相告曰吾儕小人不意今日復見是州之鉅麗如此實有以聳吾民之視瞻也不可以不記遂疏其本末介州士董仁禮來諗記于予時予職教崑庠而婁江與崇明相望僅百里間每獲聞巴哩雅俟為政之善民之頌之若出一口嘗欲一艤舟東沙造觀新州以挹其土風之美繫官于玆顧莫能遂乃今庶托文字載名其間抑何幸焉嗟乎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事特易于因循而難于首剏是

州之民始亦懼其役繁將無以致其力終則樂其功成而為無窮之利非侯之力足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能若是乎雖然為政之道豈徒奉法制宣禁令而已若侯者誠為民之司牧能為之深謀遠慮審其勢權其宜而民賴以寧者也後之來者樂署居之廣而思瓶始之不易專心一力無曠厥職以侯之心為心則崇明之民庶相安于悠久矣前年海寇犯境侯親率義兵奮矢石扼其要衝而力攻之海寇由是遁去侯之可書不一而足茲

姑述其設施之次第刻之樂石以慰邦人之思去而不忘耳侯以長才早備宿衛由雲南討賊崇勲擢太府監勾管顧終外艱服闋授平江路總管府判官今為州云

平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蔡景行撰

崇明州唐武德間于西州置崇明鎮屬通州海門縣宋名天賜鹽場提督廳元至元中升為州隷揚州路越七十年為潮汐衝齧弗克居達嚕噶齊巴哩雅等徙于州北一十五里國朝洪武二年改為縣八年以

去揚州遠甚改隷蘇州其南復為海潮堋逼永樂十八年知縣高居正王瑛指揮使江麟度地于城北十里許地名秦家符遷之

重建永豐倉記　　陳鑑

永豐之為倉奠于閶闔門內所以偫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五縣歲入之賦而凡文武之士官于兹與夫介胄胥史之徒之在官者咸仰給焉倉址既隘浸弗能容屋久滋敝其何能偫前郡守林侯一鶚嘗欲闢而新之

遽以節憲蒞江右乃止貳守王君仲顯盧君廷敬與二三僚友合辭請于上諮下郡憲劉公顯孜遂以委之今郡守邢侯克寬經營量度布位定方縣木置槷條列咸具舊有許溪倉隘其坤維徙而稍西地形乃方于是乎羣工子來五材就飭授之成筭無愆指畫弗為過侈以傷難勿為苟成以傷易朴素堅好實惟永圖倉之為屋凡十有一聯三峙其北聯為間凡十有三峙東西者其聯與間之數皆如北二峙其南其為間則視北為贏其

二聯為廒者三廒之為屋或四或五不一其數聯又別為小樓五小樓于屋極疏其檽以泄米之氣屋下地衡布以巨杉而閣以甓乃藉以厚版以綢地之濕通為屋以間計者百四十有七以廒計者三十有三以千字文第廒之名天尊而北中據以專其一一奇數也地卑而南分據以擅其兩兩偶數也天地定位于是自北而南復轉而北而東而西既而復東仍轉而西至于陽字而極為廒貯米以斛計者多或至萬五六千少亦不下萬

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屋其所積可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髙揭一樓以司更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守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者得以防範焉中為砥道抵倉之半則有廳事三楹司出納者得以涖事焉此特取其少蔽風日故仍舊館而已中門之外左為神祠以樓司倉之神右為寮屋以舍庾官之屬倉中之地空曠平衍可晒可晾可委可積收入之頃民尤便焉經始于天順甲申冬十有一

月落成于成化丙戌春閏月工既訖功邢侯授簡俾記
其成嗚呼天下之事憚其難則慮事機之失忽其易則
非經久之圖惟勿難其難則無棄事勿易其易則無苟
成兹永豐倉之為役亦大矣大必難難斯憚矣憚則弗
為而止爾苟或易而忽焉忽則苟苟則易敝易敝則弗
若弗為之愈也初邢侯之為是也忽罹歉歲人曰可以
止矣侯曰吾豈無所用情于斯民者哉亦計之審矣先
正范文正公救荒之策政欲貧民仰給于公耳且今之

役皆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糜民之骨
月也彼無賴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爲溝中之瘠顧
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擾而事隱然以辦覆瓦
甃甓堅緻完美不爲苟作凡所宬貯無久儲速腐之患
而公私遠近罔不隱受其賜者矣論者于是始服其雅
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不咸宜乃令
歲大歉民心皇皇弗忍釋而他去者以所賴有怙恃也
詢諸父老皆謂自我朝置守以來未嘗有然即斯倉一

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予故詳著于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出納相與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媿乎侯之用心也夫若侯所過而入民之深者則有甘棠之思在予奚容喙侯名宥克寬其字東廣之文昌仕族予同榜進士爲明執法知台州府轉吾蘇云

永豐倉在閶門内即元舊址四面皆水知府邢宥重建廒屋九連共一百十七間各縣粮自起運之餘悉

併倂于此凡蘇州衛官軍俸粮及各項公用俱支給于此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鏊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隳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棼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墜理其棼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若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令天下財賦大半出于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

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為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兌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于和豐焉是儲倉𥘉于正統巳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為也迄今盖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字厥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宇厥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

知之矣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污扶傾鳩工庀材二㕃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于五月日至十月日僝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迹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功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迹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也于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葢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于斯民財之散也于斯其訟之聽也于斯斂之貴平毋徒取其羸也散之貴周毋徒

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毋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為記之于壁以規于來者

和豐倉在胥門內周圍一百五十畒有三門厫屋三十六連共四百三十二間弘治十六年連灾焚厫屋三連及廳事知縣孫磐繕完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為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于無窮盖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

農倉所謂建久長之利而思養其民于無窮者乎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于有力之豪于是農始敝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矣則又假貸以為生卒至于傾產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為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三年太守況侯始

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況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廪無厚儲志勿克就七年之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況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于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盖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

民四十餘萬户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餒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粮當輸者粮長里胥皆厚取于民而不即輸于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逕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粮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于此受乎若請于此給之既免勞

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為善力賛其決請于朝廷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葢以各場積貯之羸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竒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粮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于此取借賠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于是下蘇

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帳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于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詣況侯請曰朝廷矜念吾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

于衣食迫于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賛襄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頼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况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髙皇帝嘗出儲幣惠天下耆老俾積

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歴歳積久其弊滋甚至于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慮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令蘇人得我周公以沈毅閎達之資推行天子恤民之仁況俟以閿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于餧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于無窮而是邦永有頼焉豈特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刻寘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

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攷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于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為惠亦遍矣周公名忱字恂如吉安吉水人况侯名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當別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濟農倉在婁門内東城下宣德間侍郎周忱建廒四連共五十四間

常熟縣濟農倉記　　張洪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于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于詩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為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為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虔名存寔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于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

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巡歷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為倍蓰壤地不過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衆待之以供物産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竭力畎畝而饘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轂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甑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又勸富人之

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况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民為已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石撙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户田租一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倉蓋農為天下本况蘇松之農又為京邑之本之所在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輟耕行乞公發濟農米賑之困瘁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為霖雨枯

槁者潤澤焦卷者俱芃芃矣適遇海舶自諸蕃回供費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洶洶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措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攷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寔惠銘刻心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羡餘得粮積三十二萬蓋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置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分之一蓋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廡隅整飭如天

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以感公知己盡心力而為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滁場之月賦已告完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既成粮米充積居人過客相望者嘖嘖載路既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貽之于後于是官吏耆民粮長吏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寔為缺典乃

相率造于舊史氏之廬請紀其寔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寔託始于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令以濟農為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為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不恐誰敢放逸其心志或有侮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為法信斯言也則斯倉

之建其引而不替哉

重建濟農倉記

李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孔子論為政而先于足食孟子論王道而先于養民是誠有民社之責者所當先務而不可緩者也何則歲之豐歉無恒所恃者吾之儲蓄有恒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而縣都之委積則有遺人掌之以待凶荒此所以雖遇水旱而民無菜色也今府州縣濟農倉蓋深得古

人之遺意然其興廢則存乎有司之良否焉爾常熟縣濟農倉舊在城之東北隅為楹百有四十乃宣德間廵撫工部侍郎周文襄所剏建者也方是時積餘糧至二十萬石每歲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户次中户秋成之後止如數輸官自是民免假貸于富室以出加倍之息田資之以治賦由之不逋公私利頼後有司漫不加意倉漸傾圮至成化初年而遺址鞠為草莽有力者佃為已業隣近者侵為私舍餘粮無所儲蓄則寄于東南二

倉一耗于侵欺再耗于浥腐而儲蓄蕩然矣先是巡撫都御史某公甞建議命工繪湖州府濟農倉制規授邑令俾圖修復議未幾公遷少司徒還京事未克就弘治乙卯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旬宣至縣詢及民隱首以是倉為生民休戚所繫命蘇郡節推麻城萬君分治常熟責以設法營建既而有貳守之擢君荷朝廷異恩又感巡撫公知已盡力而為之君知庫藏虗竭民力疲困乃籍遠年侵逋粮料而繫于獄者得三百餘名名人保

領限日鬻產以償其逋而輸銀于官至貯于縣庫出納則君自掌之凡瓦甓木石之價工匠夫役之直皆于是乎取給適郡主洛陽史侯以公務至縣相與謀度區畫務為經久之計君往來督工不憚勤劬且擇義官數人分董之百需無缺衆力競勸不兩月而公廨五間倉舍六十間修已並建懼風雨之虐凌也四壁皆累之以磚慮潤濕之蒸薄也離地而布之以版君又以嗣是而後餘粮充羨不足以容方鳩工度材復圖增廣至百二十

閭他若周圍之垣墉左右之橋梁道路靡不修築完固官不知費民不告勞而績用速成人心胥悅于是縣之耆老粮長里胥僉謂巡撫公恤民之深郡侯謀畫之審貳守綜覈之密級立之敏均不可無記述以示永遠乃奉重慶太守致仕沈觀蘭之狀屬筆于予且惟我朝洪武中縣設預備四倉以俟賑濟皇祖養民之至仁良法萬世所常遵守者也四倉廢而濟農之倉立實前賢所以奉宣上德而惠此下民若之何又廢而不復乎況列

聖軫念黎元一遇歉歲輙下賑恤之詔有司以儲蓄之乏也束手無策坐視民之流離困苦而莫之救食天祿治天民者顧當如是耶是倉之成後之為政者嗣而守之以時克修葺之則常熟之民庶乎永有賴焉為記之俾刻諸石

濟農倉在縣北里許洪武間建初名預備宣德七年侍郎周忱知府況鍾又即宋順民倉址建廒百間以貯平糶及勸借米後廢弘治八年巡撫朱瑄重建祭

酒李傑記

義役倉記　　張洪

古之役民歲不過三日蘇威父蘇綽任于西魏以國用不足征賦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後之君子其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隋文帝時威為納言奏減賦役人每歲不過三十日後國用充足益寬徭役自唐至于汴宋役弊未興南宋土窄人稠師旅數起國用不足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者始為義役之

舉矣縣之役有押録手力貼書書司廳子牢子市巡𨶒級欄頭務司直司等名其目二十有四鄉役有鄉司鄉𠕋機察等名其目未詳皆保正保甲供其費未免于常賦之外取之于民宋嘉煕初王爚為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誅求立義役莊令富家出助役田共五萬五百餘畒歲收租二萬五千石分撥保正長以供役費咸以為善政自今觀之既無冗役亦無冗費其有科徴亦以備軍國之需耳但循舊弊未能革去之也所謂弊者如所需

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長則每甲徵一石已什倍矣甲首徵于編户又加倍蓰一槩動揺民不堪命至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徵皆出于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又有無籍頑民攬納侵欺為弊百端不可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為常熟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

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十之弊于若等為便耶衆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莫善于此令上之府太守況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于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羨餘買民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級磚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户者九間為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户者共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河塹始事于宣德九年二月

初吉用其在官者之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歳事乃
請具興作之始末為之記以貽法于後嗟夫義役之興
逺矣予必備述者見力役之始也次及歴朝變法之詳
者雖未能復古而亦為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與民相
約不遺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剗除既無役
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徴耳若上無所徴
則下無所用不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乎非但力役
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

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人之費郭令之義役將以禁其多取于民皆因時制宜名雖同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為政于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常熟縣東西三倉記　劉定之

夫蘇為郡田土膏沃賦入甲海内常熟在蘇邑中尤地美賦多覲邑所以名則豐稔盖可歲必良由近海潮汐消長自溝港達隴畝無旱乾水溢之患然則治其田賦詎可忽乎舊時各鄉設倉散無統紀弊積于中正統間

巡撫周文襄公恍縣設兩倉於東與南去縣甚邇且在水濱民便納賦官易典視弊漸減矣然築土為墉積淤以苦其成弗難隳壞亦易巨魁里胥歲斂于民以補葺之因而侵漁尤妨貧弱自周之後屢易巡撫重臣雖惡是而未暇改為今天子嗣位初令南京刑部尚書劉公孜以都憲踵周之任廿令邦澤自監察御史廣西臺副來綰縣綏綱維舉張枘鑿契合咸以茲倉為念于是諆諸郡守邢公宥捐俸于已媪材于義易兩倉朽腐以堅

木良甓谿狹址以廣之聳甲宇而高焉倉四方各有門門內各闢為場場各有官吏治賦之署各有貯米廒八十間合兩倉八場計之六百四十間始事于丁亥五月乙丑落成于八月甲午民以賦來者入門而改觀瞻至場而便委積會計明于署轉輸集于廒葢向者厲已之憂無所與焉助甘處畫是役者典史周從善也叙其事走介京師者義士劉做也以做來求文者邑士周中書紹榮也夫今郡縣使民弗獲遂休養庶富多由于税賦

無善政而然然則斯倉之成可無記乎記之非持彰修者美亦以俾後爲政者思繼又使鄰封聞善者思傚則于民豈小補哉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八月吉旦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永新劉定之撰

二倉一在縣西南二里一在縣東北二里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楊循吉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九年奉命來宰吳江縣政令之

建筍利于民必𦀬皇以盡其力于是興作具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頼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别而弗混所以分正羨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為人之意甚遠而不可忽也審矣先是景泰中民大飢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虗廢有司因撤而畦之倉之弗復葢四十年于兹矣侯至首閲

廪庾考盈縮而豐年適登陳陳相襲所謂羨餘之衆或塞正廒而不得發乃上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為天子仁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漫不加省將非職且俾儲無别而校無徙斯衆之所以𡚁也盍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給度支勸從事乃鳩材召工惟賢若能而以屬吏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龎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為廒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匡直如矢凡官程

之茍簡者蓋一一皆侯心思目力之所至也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工已畢就而侯以守制去任先期具倉事支費聯爲記簿程約一毫絲皆明析有條且督勵主者以速竣事蓋侯之律已嚴潔而國爾忘家如此至是儒學教諭髙公來屬予記昔文襄之爲是倉也盖徧于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寔記之予讀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爲後世良法之蔑以加也然昔之睢之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奚濟農爲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

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為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鄂字于蕃杞鄉人髙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于兹石

濟農倉在北門内侍郎周忱建廒屋五連共七十二間後廢弘治十一年知縣郭鄂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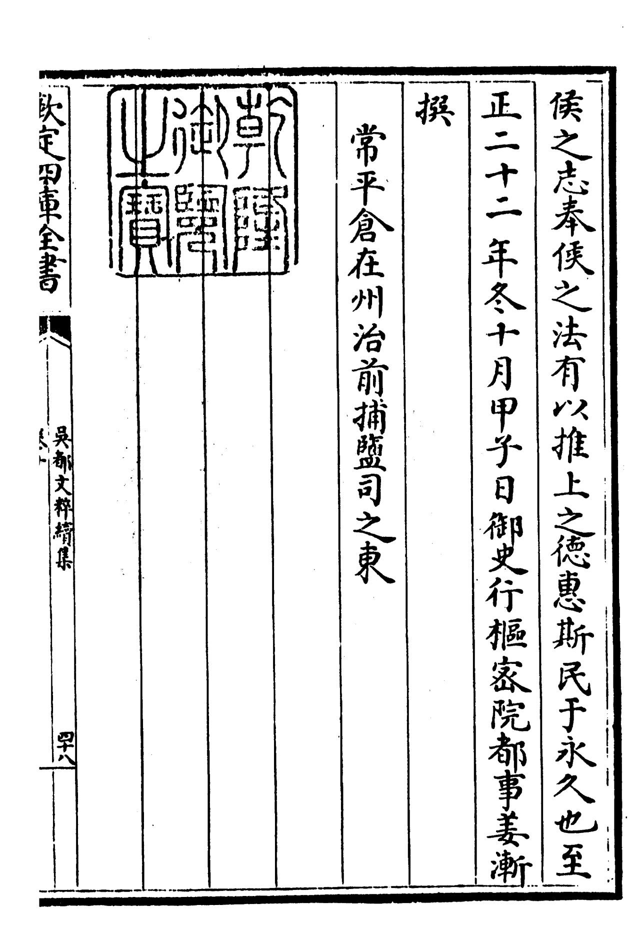
崇明州常平倉記　姜漸

崇明本唐海漲之地有東西三沙州治東沙之中視兩

沙為最貧其地不宜五穀居民恒逐魚鹽之利仰商賈貿遷以為食或風濤寇警縣皆懸釜以待爨其西沙稍出粟米不足以給稅賦故三沙米粟之價常倍于他處不待飢歲而已困矣今同知州事孟侯集既蒞政之三月乃孜其利獘而閱其官有儲粟因慨然曰此獨非為民父母之所當究心者乎欲拯其困非常平不可按此州舊有二倉久已湮廢遂具文于州轉以達于大府設常平故事大府從其請命以所儲粟二千石令施行之

乃與同僚之士判官賀君庸相州治之南建屋凡三楹為常平倉與永豐倉對立其出納仍命永豐倉官屬兼掌之功甫就適春夏之交陰雨鮮霽二麥不登居民嗷嗷米價騰湧遂開倉依舊制損時值十三以糶而米價為之頓平侯喜其政之成而懼其久或廢也走書東吳屬予記其事余以為古者倉廪府庫所以為民豐斂歛散而民無飢之憂後世民之入于官者既不可復冀而凶年飢歲有司坐視而莫敢發則所以周其民者惟常

平為近古其法起于西漢而近世講之尤詳豐年則斂飢歲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幷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然法雖存而行之非其人則徒法而已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可不務乎侯之于此盖知所本矣侯故宋外戚大家其先世皆以儒術致位通顯而侯尤讀書績文嘗佐大藩為諸侯賔客選受是職則其為民之政盖舉而措之耳噫侯之于民如此民其有不服侯之教者乎此雖非侯所以屬記之意幷書以告來者庶幾承



侯之志奉侯之法有以推上之德惠斯民于永久也至正二十二年冬十月甲子日御史行樞密院都事姜漸撰

常平倉在州治前捕盜司之東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